



七
類
彙

13
386
8



明和43
386
卷8

開羅直
細藏部

東京書院
學校圖書

似
似
8

七修類彙卷二十五

明仁和郎瑛
仁寶著述

辨證類

面帛糧罌看果紙錢始

人死以紙覆面小說以為起於春秋吳王夫差臨終
目吾無面目見子胥為我以帛冒之此說恐非只是
生人不忍見死者之意今包簪謂之糧罌瓶者因夷
齊餓死後人恐其魂饑而設五穀之囊故禮記曰重
生道也起於商看果乃五代周祖靈前雕香為之形

色與真無異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以紙爲之印文
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果錢實起於此也併
記之

二疏叔姪

漢二疏受乃廣兄元之子今時所謂叔姪也傳中初
亦明白後卽以父子連稱是古人直稱謂子之意殊
不知姪本妻兄弟之子女今以兄弟之子爲姪取字
林音義呼之唐以後事也韻會辨明矣今人不知其
義又見小鑑各書因訛書爲父子遂以爲真不知受

爲廣之從子也

文衡山

蘇人文林弘治間爲溫州太守子名徵明嘉靖間翰
林待詔皆名士也原籍衡山人故父子皆寫衡山如
韓子昌黎意耳今人只以父子何爲同號殊不知父
自號交木也

押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文移
人間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

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於省職者唐
韋殷卿陟署名自謂如五朶雲時號郇公五雲體程
史晉益杆有押字則又非起於唐而晉已有之石林
燕語說王荆公押石字作圈常不圓容齋五筆載熙
寧中柳應辰嘗押字盈丈刻於浯溪等處使人莫識
何字以恠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已又王魯齋栢有古
貴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爲
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人莫不飄蕩傾歆亦
因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

而變化機巧則出於其人大抵破真爲草取其便書
若柳之恠王之歪亦異也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
而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釋褐入官
者皆以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故京
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頓苟知所本
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云

七賢過關姓名

七賢過關人多謂唐人元唐愚士詩曰七騎從容出
帝關蹇驢驄馬襍山特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

一牛人夫瀛洲之士講學謀國未聞有七賢之名又未聞騎驢騾及牛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廣川書跋以謂李白李頎之遜孟浩然蔡母潛裴廸司馬承禎出關訪王維國初夏節又親見古圖謂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說鄭虔李華孟浩然同遊洛南之龍門遇雪而虔圖之夫李白天寶間方來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數人不同書跋以承禎騎牛考史承禎方士取其隱也安有騎牛之放耶二說雖有虞邵庵孟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裡一人存之

句然自註與記又不同人是殆多非唐矣蓋春秋有七人唐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嘗稱賢也惟晉竹林諸人稱賢耳又考王戎嘗乘小馬驪也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餘則乘馬正符七人之騎鹿車後或訛畫爲牛也且接羅烏帽皆晉人所戴唐則巾矣而元曹文貞公伯啓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清潭飄逸事凌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又一證也書以俟博識

李賀玉樓事

李商隱傳賀曰長吉將死忽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若霹靂古文者名長吉長吉不能讀歙下榻叩頭不願往緋衣笑曰帝成白玉樓名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旁人見之先輩已辨其無此理也然無所據昨見宣室巷志載賀卒母夢賀曰上帝遷都白瑤宮作凝虛殿命某與文士輩纂樂章今爲神仙願毋母以爲念據是必義山特借此一夢神恠其辭駭人耳目以見賀之臨終自異也不然何一事而言之不同耶好恠者因以傳之世不察也且韓吏部終時亦

夢覺語小君曰夢金甲神人持戟曠目曰睢邃骨稅國世爲韓仇吾欲討之而未能韓答願從遂終使逢義山又一李賀事矣達者必自理會

白犬

宋人杜^脩妻薛氏爲白犬所姦杜知黜妻犬復負去山中生子人形而有白毛後爲盜殺今世謂白犬成精罵人狗種者亦或是歟

訛名

馬氏手錄嘗辨揚州道中琉璃王家乃漢劉厲王家

也今聞湖州近城鄉村有言妙喜頭者予聞而疑問其土人皆曰然究其所以不知也及問其地乃曰臨溪有廟豈非廟澣者邪仁和七都有橋曰鳴彈予意當時取名必曰壓瀾亦訛之也

志失顧野王

淞江華亭縣林鄉乃梁顧野王所居之地今寶林寺是也尙像野王爲伽藍硯池之水早清中綠晚則黑亦竒也野王所栽剔牙松死方廿年根尙存梁碑少剝趙子昂碑記異事甚詳惜南畿志止於古蹟中

載顧亭林云有公祠池松碑石皆不錄出人物內又欠收野王名字真缺典也

佛考

人知佛法之入中國始於漢明遣人迎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并帶來四十二章經也傳燈錄載釋迦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此固可疑爲虛然周書紀異亦云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金履祥因之脩入通鑑前編但似差歲月耳及讀列子有西極化人來穆王事之於中天之臺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異而囚

七修類稿卷三十五
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據此正接昭王禦寇又非喻
言也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師古曰今
之佛像也是知佛入中國周秦前漢已有彼時但以
爲異後漢盛之而崇其道至晉唐又譯其語以爲文
大起浮屠寺羽翼其教矣至於釋迦生日以今四月
八日亦非也蓋周正建子今夏正當爲二月八日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肅宋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
然不過以語孟及泰誓武成之文夷齊虞芮仲連曹
操之事冥探曲證彷彿比擬卒無武王追王之明文
雖蘇張口舌人誰適從愚讀太史公伯夷傳有曰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此非武王追王
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執此則諸
公論說可以盡廢嗚呼紛紛千古考索無人簪橫吾
前迷而不見惜哉

劉太保妄對

元世祖一日問劉太保秉忠曰朕家天下當復誰繼
劉曰西方之人世祖以八思麻西人有佐命功遂尊

爲帝師使天下極其崇奉死葬王禮朝復立一人蓋
欲陰損西人之福故元之有帝師重佛氏此也予嘗
聞見此說最爲可笑歷數天命豈容以一人而蓋一
方之人耶殊不知自北京視鳳陽鳳陽正在西也非
我太祖爲西方之人耶及後紅頭蟲之對固應元末
之紅巾然朱姓又非紅之色耶惜秉忠不知大義不
能如李淳風之對太宗曰天命人豈能違不足計耳
世祖嘗曰秉忠占事之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不知
西人是耶否耶抑世祖尊而能消耶武氏定數莫得

而除

胡僧取殿

夷堅續志載理宗一夕夢二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
此殿覺問宰相馬廷鸞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後
必立夷狄於殿下稱藩耳上命紀之馬遂立碑志以
宋殿元是寺基殊不知宋宮原是錢王宮殿但展而
大之夢僧取殿者正後爲五寺之基見天類番僧楊璉
真伽主其地是其驗也德佑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
爲寺逆數至於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賈似道之母諸家小說言之不一或云逃婢夜宿賈門收而姦生似道或云賈涉在鳳口遇洗衣婦人挑而從之因別買於其夫或云涉爲萬安丞時與幾婢通生似道至言嫡不容其母賣爲石匠之妻諸書所同也然其形容惡賴甚爲慚惶予意其母爲人家之婢必然惡賴之事因似道而故加之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不然何其紛紛耶

韻府多缺

韻府羣玉乃元陰勁絃父子所纂收事甚少若太平廣記所載竒怪隱僻者多未錄也故姚江村爲序故用紅羅梅屋與重光子遇角花月一字之響登太清樓而問長睿諸人扣銅刻拂文壁之談之二事以見羣玉未收暗以譏之吾杭先輩徐延之曾欲補之以爲非十卷不可昨見續編乃青田包瑜所緝已四十卷矣然於二事亦未收則知遺者尙多也且於羣玉重出并無謂者幾半矣凡例猶曰若人常讀之書常談之事則畧之誠可笑也嗚呼陰氏纂之垂三十年

而包氏幾四十年不能使爲全書是纂者之非人耶
抑造物者固不欲耶雖然蓄書多而有志年少者補
之特易

愛妾換馬

愛妾換馬事見異聞錄云酒徒鮑生以妓易外弟韋
生紫叱撥彼此吟咏三更忽有長髯者賦曰彼美人
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顧
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桃天之色風清廣陌曾
憐噴玉之聲人以務其容馬乃稱其德旣各從其所

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
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者曰步及庭砌立當軒
輝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
鬔意已忘於一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長髯又
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
此以軼羣之足爲貴者買笑之思旣盡有類夢焉據
鞍之力尙存猶希進也唐人張佑又有詩曰粉閣香
銷華厩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綠却愛
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

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文苑作陳標人因詩賦之美知其事而不知其出處也子意異聞錄乃唐陳翰所編古樂府中已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註又曰古辭淮南王作則知非唐事矣恐無此事如樂府升天行西鳥夜飛等曲借喻明之者唐人好奇遂假借其事逞已才以賦之不然長髯紫衣恠誕幽顯之說何其駭異哉後人又不考而吟咏焉訛以傳訛也異聞錄且無木刻今見他集其事又不全也子特錄其全詩并辯所以若南唐相嚴續與給事中唐鎬較呼

盧而以愛妾易通天犀帶實有之者至今傳為笑柄

多辯

菽園雜記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某給事忌之劾以激厲風俗之勵不從力問罪法司吏亦不能明風厲勉勵古字皆不從力又後有兵科給事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笞之明日吏不平執韻書以進給事赧顏遣之蓋識俗字不識古字也予以奏本朝廷自用洪武正韻之字又何必古耶俗耶陸公可謂多

辯

夷堅論地獄

世間果報之事此善善惡惡天道好還者也若夷堅志言陰獄果報最多難以盡辯且如許顏一條論之輕故細類之獄旣曰佛經傳記之所無故立巧名可信之乎許顏誤答一卒罰二十劫以掌陰獄彭汝礪剛介廉直但性刻而罰五百劫而爲判官使故殺一人一家謀反弑逆者不知又爲何鬼乎又曰不忠不孝如朱溫輩尙在第十七獄則自古及今不忠孝者亦多矣恐地府人衆亦難於容乎且聞爲閻王則得

以治人之罪而有祿位矣志曰但免受罪與鬼神均受飢苦然則何謂生而正直者死爲閻王乎又江湖紀聞云謝枋得爲閻王遇故人林淮甚愁林曰君何苦謝曰爲鬼官可乎若是則閻王亦不必爲矣真可發一笑吾先子嘗赴箕仙有親友問曰君仙乎鬼乎先子曰還是鬼問有地獄否連書無也此又可謂真證無地獄

春畫淫具

漢成帝畫紂踞妲已而坐爲長夜之樂於屏春畫殆

始於此也後世以紂爲春畫悞矣胡元媚夫詹俊子
爲淫亂之物實淫具也時稱紂作奇巧以樂婦人奇
巧翫器也蓋以紂爲不道以淫惡歸之耳夫二事非
人所爲錄出示人欲知惡有所歸否則皆謂紂爲之
也此人所以不可爲惡也

原碁及蘇王

碁有三焉圍棋博物志雖曰始於堯之授子而皮日
休原奕則辯明始於戰國無疑象碁雖見於太平御
覽爲周武王所創然其名曰象戲其字又有日月星

辰之名非今之象碁明矣幽恠錄載唐岑順于陝州
夜見車馬步卒之移掘地得古塚有金象局并子或
者始於此乎故唐以後方顯又說苑雍門周謂孟嘗
君下燕則鬪象碁是以象爲碁勢而分陣鬪則象碁
之名亦或始於戰國之末乎彈碁始於劉向因漢成
帝惡蹴鞠之勞作以獻之其制義則備於柳子厚序
碁今不傳矣所傳者前之二種然一藝之事皆有妙
存於間以爲易耶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爲難耶往往
小人精絕故荆公東坡性非不敏荆公碁將敗則隨

手歛之出遜齋東坡自云余素不解碁嘗獨遊廬山
白鶴觀觀中皆闔戶無人獨聞碁聲於古松流水之
間欣然欲學終不能也王之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
且可隨緣道我羸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杯何處有虧
成蘇之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余以此皆不得其
妙不能不為是言耶如窮其趣者則有虎穴得子人
皆驚靜算江山千里近之辭矣然又當知王乃圍碁
故有黑白之稱蘇乃象碁故遠聞其聲耳

犁明

徐廣曰犁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犁明者將明時
也呂靜曰犁結也程大昌曰諸犁黎古字通黎黑也
黑與明相襍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
明也亦明暗相襍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
則已曉也予以惟程說最是但黎犁字考之韻會等
書古不通用惟黎黎通用蓋犁耕也田器也恐此犁
字誤刻

五稱呼

近之稱呼各有所始予以所知者記之親家者五代

李愚代馮道爲相而惡道每指其所失謂劉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昫蓋道之親家也阿奢奢集韻籀作參也唐世稱乳媪之夫曰阿奢實懷貞娶韋后乳媪王氏每有奏自稱皇后阿奢足下者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爲屐着之每視屐悲曰足下足下之名方始下走者在下趨走之人蕭望之曰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是也稱妻曰賤累漢書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者註累謂妻子家屬

陶詩真僞

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人以爲江淹者韓子蒼辯其江淹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益江淹不類予以爲此句固不類而前說種苗後結桑麻陶公亦不如此雜且江詩通篇一字不差豈江竊陶者耶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問來使一篇東淵以爲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殊不知乃宋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巨眼者自能辯之

孟文三變

孟子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韓子曰牛羊遂而已矣

王臨川曰牛羊蕃而已矣文雖三出義一而已豈孟不及於韓王亦如風草之喻也哉苗壯自佳

古語有本

諸葛孔明有曰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孫思邈有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淮南子主術訓曰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是知二賢之言皆有所本

兩參寥辯才

宋有杭州僧參寥唐亦有道士參寥見孟浩然集唐有藏蘭亭僧辯才宋亦有高僧辯才隱天竺見淮海集

泰山没字碑

泰山有没字碑秦始皇所建今日石表又曰碑套俗曰神主石予意謂石表者以理裁之而已謂碑套者理或然也按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又作琅琊臺登之累及東觀碣石東上會稽

皆刻石頌德載之史記未嘗有無文之碑也衍極集古錄皆

云六處獨此泰山正封禪望祭之地復立無字石耶

史傳封禪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此非其石函乎况金泥其文玉爲之檢可無石套之理乎今史載封禪而無文可知矣且始皇立石頌德邀名後世安知不知晉人一樹於山一沉於水殆恐磨滅而復爲一套之理乎非封禪文之套則頌德碑之套無疑且思倦遊錄載唐諸陵無碑獨乾陵西南隅有無字碑然獨乾陵欲表識之耶殆恐亦碑套耳今益都楊太守應

奎親見某寺移一無字古碑不意中復有隸文之石外乃套耳然後知碑爲隋時所刻是古人真有石套事矣惜近時仕宦題詩云莫恠無題字秦王不好書可笑

宋江原數

史稱宋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莫抗而侯蒙舉討方臘周公謹載其名贊於癸辛雜志羅貫中演爲小說有替天行道之言今揚子濟寧之地皆爲立廟據是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

異於他賊也但貫中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又易尺八腿為赤髮鬼一直撞為雙鎗將以至淫辭詭行飾詐眩巧聳動人之耳目是雖足以溺人而傳久失其實也多矣今特書其當時之名三十六於左

宋 江 晁 蓋 吳 用 盧俊義 關 勝
史 進 柴 進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劉 唐 張 青 燕 青 孫 立 張 順
張 橫 呼延綽 李 俊 花 榮 秦 明

李 逵 雷 橫 戴 宗 索 超 楊 志
楊 雄 董 平 解 珍 解 寶 朱 仝
穆 橫 石 秀 徐 寧 李 英 花 和 尙
武 松

四李杜三蘇李

李固杜喬漢桓帝時人 李雲杜衆同上 李膺杜密同上 李白杜雨唐玄宗時人 蘇武李陵漢武帝時人 蘇味道李嶠唐睿宗時人 蘇頌李義唐玄宗時人 是皆同時共稱其名者人或知一而不知其二也

一在類書卷三五
換淮西碑事不同

韓文公平淮西碑當時謂事不實命斲去之敕段文昌別撰舊史文公傳行狀神道碑及新史吳元濟傳皆謂李愬妻唐安公主女也碑辭多歸裴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居第一故其妻出入禁中訴碑不實遂斲去別撰而李商隱讀韓碑詩亦有讒之天子言其私之句然而羅隱有說石孝忠推碑殺吏之事甚悉丁用晦芝田錄又曰元和中還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

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勅段文昌別撰與羅說同余謂推碑之事顯而訴碑之事幽何國史等乃遺其顯明而錄其幽隱不可知者耶况殺吏以致帝問且賜孝忠烈士號當時豈有不知無乃執筆者謂婦言爲私而卒論近公故顛倒去取以爲韓公諱耶

屠蘇酒

屠蘇本古庵名也當從广字頭故魏張揖作廣雅釋庵以此屠蘇二字今以爲孫思邈之庵名誤矣孫公

特書此二字於已庵未必是此屠蘇二字解之者又
因思邈庵出辟疫之藥遂曰屠絕鬼氣蘇醒人魂尤
可笑也其藥子嘗記三因方上有之今日酒名者思
邈以屠蘇庵之藥與人作酒之故耳藥用大黃配以
椒桂似卽崔實月令所載元日進椒酒意也故屠蘇
酒亦從少至長而飲之用大黃者子聞山東一家五
百餘口數百年無傷寒疫症每歲三伏日取葶藶一
束陰乾逮冬至日爲末元旦五更蜜調人各一匙以
飲酒亦從少起據葶藶亦大黃意也孫公必有神見

今錄方於左

大黃 桔梗 白朮 肉桂 各一兩 八錢

烏頭 六錢 菝葜 一兩 二錢

右剉爲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懸沉井中令
至泥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
之先從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藍尾酒

藍尾二字洪容齋引白樂天之詩及燕語等言以解
二字俱無下落雖得後飲之意祇爲末座飲之在後

也自又曰唐人亦不能曉殊不知不識其事當求其
字藍澱也說文云澱滓渥也滓渥者渾濁也據此則
藍尾酒乃酒之濁脚如盡壺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
知此則樂天三盃藍尾酒一榼膠牙餠歲盞後推藍
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餠則少蘊所謂酒巡匝末俱通
矣

七修類藁卷二十五終

七修類藁卷二十六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子美不咏父母名

詩話嘗云杜子美父名閑詩中多不用閑字母名海
棠故不咏海棠予思杜詩中如曾閃朱旗北斗閑娟
娟戲蝶過閑幔何嘗忌諱至如花卉多矣而子美皆
無所咏焉豈獨海棠也哉或者偶爾不賦之也善乎
東坡有云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盡之

矣

千字文

玉溪清話云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
次韻成文或又云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選二王千
文名周興嗣次韻二說不同然皆武帝時事也似當
以前說爲是舊聞詹仲和云在蘇常某家見唐刻千
字文一帙儼然鍾繇筆法但子昂後跋以爲東坡書
不知何也余又以淳化帖上千文亦類鍾繇其王著
因海鹹河澹等字以爲章草誤指漢章帝之書則米

南宮黃長睿辯之明矣其楊公談苑云勅員外郎某
人撰勅字是梁字余意戒勅雖興於漢至唐顯慶中
始云不經鳳閣鸞坡不得稱勅此非勅字一也况前
無武帝說話用勅字亦無謂且梁字旣通草書又似
勅字必然傳寫之訛二也據此則楊公之言可信無
疑余又云武帝旣命周興嗣以成文矣又何云次韻
殊不知當時蕭子範有千字文一卷武帝集成千文
故云若重字者女慕貞潔與執扇圓潔同潔字吳枋
野乘云宜改造清貞子意清字亦有夙興溫清矣不

若改爲貞烈人以華亭張東海看出非也布射遼丸
之遼當作僚蓋宜僚非此遼也並皆佳妙從上文對
讀來當作並佳皆妙庶幾文理方通或者初時三字
皆不錯亂後或刊寫之訛遂至如此惜今若文徵明
亦未改正至若閩中所刊童蒙之本所差尤多固非
養蒙之道此等未足爲辯也

臘

臘字說文曰冬至後三戌爲臘臘祭諸神也月令曰
臘也以田獵所得禽獸爲祭蔡邕獨斷曰漢祭曰臘

臘合也合祭諸神也按數義皆祭之名歲終以報本
者今以十二月爲臘月者正以說文謂冬至後第三
戌爲臘也蓋此月有臘祭是以名之耳然必於戌者
爲何漢以火德王火終於戌故歲終之祭於戌日惜
許慎不註其義註其事殊不知臘祭各從本朝帝德
如宋亦以火王祭之日亦用戌若以金王者則當以
丑日水土王者則當以辰日故唐開元定禮後用辰
日臘祭也木王者則當以未日皆此德之終之時也
若曰唐以上德盛衰於丑故丑月謂之臘月非矣

賀知章

賀知章舉進士為太常博士遷禮書而兼學士因事左遷太子賓客時東宮官每久滯有書壁望禮者帝見之題曰聽其自安書者云知章不安又病遂乞湖為道士時八十六矣夫官既被逐垂老又病去猶有所乞豈二疏之流耶唐史列之隱逸何也不過因請為道士而明皇詩送以高之唐詩紀事亦云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請為道士捨宅為觀據此是殆夢中語耳捨宅為黃冠猶不真也豈可不審其來歷遂以

為高耶

漢遺文

予嘗因當道命註解求兩求晴二文而有感焉夫二文當時一知仲舒之作一尚未知其人祇以文似穿鑿亦或仲舒為之也今見春秋繁露所載而後疑釋世以柳子編西漢文章只據文選固多遺軼予謂古文苑亦收拾未盡若仲舒日食祝等文是也又王褒祭金馬碧雞文雖嘗見於學齋佔畢而亦錄之不全不知又何也今謹錄於左乃見於後漢西南夷傳者

文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
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
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

唐詩晉字漢文章

嘗言唐詩晉字漢文章此特舉其大畧究而言之文
章與時高下後代自不及前如風草之說是也漢豈
能及先秦耶字書變入草法晉室能書者衆矣二王
相繼盛於一時故足稱許至如篆隸雖曰二王僧虔
能解較之秦漢古意遠不及也故有書學自羲之壞

了之說唐以詩取士故盛於唐又得李杜爲之大宗
若較晉魏諸人古選之雅又不可得矣至若宋之理
學真歷代之不及若止三事論之則宋之南詞元之
北樂府亦足以配言耳

方隅不產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鶴此則禽獸顯
顯著名者皆風氣使然若北無蜈蚣南無蝎之類不
可枚舉也

楊貴妃生考

貴妃外傳以妃原係弘農華陰人後徙蒲州永樂之
獨頭村父玄琰蜀州司戶正史傳亦曰隋梁郡通守
汪四世孫徙蒲州之永樂乃相同者而廣西省誌又
載妃乃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
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
求爲女攜至京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據
此則妃乃玄琰養女不知韋述當時何據作傳豈述
卽唐人而爲國家諱耶樂史外傳可謂悉矣當直書
之亦未知者豈宋廣西正當夏賊之擾而圖志之未

有耶不然何其詳而有所據耶豈鑿空杜撰漫無因
耶禮唐書失之必矣

白楊

洛陽志載北邙山多植白楊予以北邙古公卿墓地
也今哀挽故用之白楊如柳而葉圓

孟子不行三年喪

吾師許竹厓仁曰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于其身
則不能無疑焉其書曰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
於廐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

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葬魯未
幾而卽反於齊止羸方暇而始可以問則其未嘗終
喪於家也可知否則何自齊以至於葬魯之後更無
餘罅乃至在途止羸而可問耶余謂此說誠獨見也
然亦萬章之徒文有未善故爲孟子之病耳不然何
足以爲孟子李泰伯聞之當又作一非也

瓜田李下出處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問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

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飡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人皆知瓜田李下二句不知誰作左克明收之古樂
府亦曰古辭不知乃陳思王之辭也惜編曹集者又
失中間四句殊無血脈被之管絃亦不成調也

杭音

城中語音好於他郡蓋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
故至今與汴音頗相似如呼玉爲玉音御呼一撒爲一
音倚撒呼百零香爲百音擺零香茲皆汴音也唯江于人
言語躁動爲杭人之舊音敘論張傑嘗戲曰高宗南

渡止帶得一百音擺字過來亦是謂也審方音者不可不知

老杜許蜀不真

杜工部甫詠懷古詩云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溫公作通鑑不以正統與蜀唯此詩許之其曰幸曰崩曰翠華曰玉殿皆以天子與之也張註謂若春秋之筆信矣老杜豈直詩人而已哉然主窺二字尙有未滿蓋主者一家一國之稱窺者睥睨覬覦之意也天子有征無戰况窺竊云乎昭烈加兵于吳問斬壯繆之罪非無名之師也愚意欲以漢字易蜀以帝易主以征易窺庶乎名正言順而於聲律亦不乖也

潯陽三隱

梁昭明撰淵明傳有曰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匡山與淵明同號潯陽三隱然不知何如人考之晉史二人又皆無傳昨讀碧湖雜記始知其詳今輯其要以明之續之嘗爲撫軍叅軍淵明每呼爲周掾雖隱廬山亦從州守遊爲之講禮校

書故集中有示周祖謝三郎詩譏其馬隊非講禮之
句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也常為柴桑令故集
中有和酬劉柴桑詩也

呼鼠名鶴

世有能呼鼠名鶴者予嘗求之乃以蠓黃和生漆假
以書符焚之則羣鼠自至蓋鼠性喜其氣也又見儲
泳祛疑曰用狼糞黑犬皮又羽流名鶴國朝經書自
有南嶽符呪依法行之則來祛疑又曰用活雞血書
符咒字皆從反大與經書不同予想左道流傳自各
有異如祈雨之術或五雷或清微或用女人或用童
子或用飛禽種種不可記也

隱語始

隱語之興起自東方朔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之謂
舍人事本傳後遂有許碑重立之碑陰也見青箱雜記今人
所知惟以起於黃絹幼婦外孫蓬臼之事耳轉而為
謎謎即隱語也但句多而文不雅乃見於鮑照集中
井字謎是其祖也至宋蘇黃極盛金章宗又刊本以
行

牛頭禪

今之牛頭禪卽古之犢鼻禪也其來最遠史記列傳云相如身自着犢鼻禪韋昭曰以三尺布爲之形如犢鼻自漢已有之矣然猶未也二儀實錄云西戎以皮爲之夏后氏以來用絹長至于膝漢晉名犢鼻北齊則與袴長短相似考犢鼻之名是則起于西戎變于三代而折中于北朝孰可謂小人之服而不出于古耶

蜻蜓螢火

蜻蜓貼水飛時以尾蘸水中杜詩所謂點水蜻蜓欸欸飛是也然不知點水者乃生子也旣遺水中青鮪魚食之腹脹孕蟲噬母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名曰蝦蟇蟲及蛻始爲蜻蜓此西湖舟子所言腐草爲螢月令古今註皆然然米中細虫尾亦熒熒久而生翼飛去此則毛詩熠燿宵行者是也又嘗見朽楊木變作蟬者半截尙是木也移時卽全變矣此格物者亦所當知

衣火

余里人王宗海一日會宴於友人朱來鳳家宗海指身之絨衣曰昔在京都一夕其衣遍流火星爍爍有微聲過日亦然客皆駭之又見黃門張靜之文集載云某新製綾衣偶因婢妾拂摺間火星隨衣飛地未知何也予後讀博物志戰鬪死場人馬血積年久化為燐觸着人衣便有光拂拭隨散無數有細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始知前日欠學之故張亦未見其書也

太宗太子

予嘗疑歷代太宗多有慙德世主多出偏宮就有一二正宮所生又或不肖人莫知所以後聞亞卿何先生孟春以爲前星不正故應如此仰觀紫微垣未見其斜也或者天遠小差難明耳至於太宗尙無所解書以俟知者

隱仕不同

續宋論曰宋祖幼從夾馬營前陳學究後得趙普因與謀大事語及陳陳懼走不知所終談圃又曰後太宗卽位名爲左司諫一夕醉死意談圃近時或得之

也

張仙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主孟昶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乾德三年蜀亡掖庭花蕊夫人隨輦入宋宮夫人心嘗憶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畫昶像以祀復佯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詰其姓遂假張仙蜀人歷言其成仙之後之神處故宮中多因奉以求子者遂蔓延民間翌日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詩蓋因有

疑於張仙夫人則答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亦自見其情也嗚呼假神祀昶詩不懼禍花蕊亦可謂鍾情義者張仙名遠宵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簡板水牌

俗以長形薄板塗布油粉謂之簡板以其易去錯字而省紙官府用之名曰水牌蓋取水能去污而復清借義事畢去字而復用耳然寫字恐其磨滅必自後

而前反讀其文子意元朝行移文書正是自後而前
乃蒙古字也今非昔而效之事有暗合恐亦不可

元朝諱諡

元主質而無文諱多不忌故君臣同名者衆後雖有
諱法之禁不過臨文缺其點畫諡必死而後定不過
一二字以稱生前善惡要之二事暗合於禮足見嘉
也豈如宋室一字而有數十字之避唐時生加美諡
至多諛言肖秦皇之所爲可哂也此則禮失求之野
耳亦新莽井田之事乎至國朝則又大過於元君臣

無敢同名臨文止缺點畫必死而諡字多取舊不尙
虛文可謂酌中之道矣

西湖竹枝詞

竹枝詞本夜郎之音起於劉朗州蓋子夜歌之變也
實有風人騷子之遺意故楊廉夫云製竹枝詞者不
猶愈於今之樂府乎吾杭西湖有竹枝詞一帙乃廉
夫爲倡一時詩人和者惜無刻本子祖母之姑亦有
一詞於上昨見瞿存齋詩話論其二章用意甚佳惜
不知姓氏今補其姓氏于右其詩云春暉堂上挽郎

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倘回首南高峯頂白
雲飛又云官河遶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
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前乃丹止李介石字
守道作後乃富春吳復字見心作其人間傳誦雲歸
沙嶼白日出水城黃乃吳之警句也

文公能畫

予嘗以文公先生因道學之大遂掩其詩與字也不
然詩字傳世亦過人遠矣不知先生之又能畫也昨
見紹熙五年親傳已像今刻徽州筆法衣摺深得道
子家數又歐文說林逋亦能畫皆傳志所不載也

嘲學究

近世嘲學究云我若有道路不做猢猻王本秦檜之
詩也秦葢微時爲童子師仰束脩自給故有若得水
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王後以申王致仕申屬猴
也故牟隆山以爲詩識

襴衫

生員之服自宋至我國初皆白衣也至洪武壬午二
十四年方命易此玉色故宋時嘲生員十七字詩云

聖駕臨辟雍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又世說以白接羅卽今之襦衫正謂是耳俗言白衣秀士又士子出身後則曰脫白掛綠正謂是也然白色非吉服豈士子所宜哉太祖易之可謂卓然之見也然其制度所以已具於國事類矣

夕陽

宋景文公筆記辯夕陽爲山之西以今人用夕陽爲斜日悞矣蓋據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之說殊不知夕陽名之山西固是然所以得山西之名者亦由暮乃見日故也爾雅之註亦然今必指山西爲夕陽恐亦不通當隨其語意爲訓可也如詩曰度其夕陽只當作山西如劉琨詩云夕陽忽西流則當爲斜日矣

旅病詩

庚溪詩話載一詩云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埋床下履風動架頭巾以爲病僧題戶者有部使見而憐之遂言于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寮以養病僧謂唐以前僧病無安養之所故耳予以庚溪不知何

據既以為僧則不以家為計而以蘭若乃安居之地矣何有於思鄉耶韓柳俱言其徒千人况皆有祖有師法派亦如吾人又安謂無人問疾今之僧帽乃私制也理本無帽又何得有架頭巾耶且延壽察未見載於書冊此必旅病之詩無疑

夫子禱卜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某之禱久矣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觀此二條則論語之答何其渾

而簡莊子之答遂馳驟矣此或南華老人假之之言也使夫子實有是言則聖人之所謂卜者如此而論語之所謂禱者可知矣

米字法貫休

米字宕逸可愛近多效之原米法貫休也有石刻彌勒贊可證說林中以貫休字學米非也貫休五代人

詳詩
文類

守宮

守宮卽蝮蜥蜥蜴爾雅云蝮蝮蜥蜴蝮蜴蝮蜴蝮蜴

守宮註曰轉相訓解是知乃一種耳亦如龍生九子類也故說文云在壁曰蝮蟴在草曰蜥蜴若守宮因其義而名之博物志曰取蜥蜴以草脂和硃砂食之待體赤搗膏以點宮人之臂則終身不滅遇男合卽滅故曰守宮觀此可知如其能食蝎故名蝎虎以其能祈雨又名龍子之類守宮之法墨客揮犀以爲東方朔進於武帝此或然也又曰以其能守鑰能知宮人有異志淫心者則吐血汗衣此則非也

一頓點心

世說云有人伺人祀祠主人問之何爲答曰欲喫一頓食耳及改齋漫錄云唐時鄭儻家人備夫人之晨饌夫人顧娣曰未及餐耳止可點心是知二諺皆有自來也今則摠渾爲一句

仁和縣

仁和初無五代錢鏐始割錢塘鹽官二縣之地爲錢江宋太平興國中改仁和至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駐蹕升仁和爲首縣

玉堂

三輔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谷永傳損抑椒房玉堂之盛寵註玉堂嬖幸之舍李尋傳曰久汗玉堂是知實嬖幸之處乃漢殿名故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詔者有直廬於殿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名翰院故翰院亦名玉堂緡右蔡編漫言翰院亦名玉堂之署無着落矣又曰後避諱直曰玉堂尤非也但唐中書省亦曰玉堂杜註楚蘭臺之宮亦有玉堂宋玉風賦徜徉乎中庭北上玉堂東漢講授之宮亦

曰玉堂

緡右叢編併揭之

楊妃小字

楊妃小字外傳諸書皆曰玉環鶴林玉露載唐狄昌詩曰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鸞輿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阿蠻又似妃之小字况狄昌唐人必知之真唐詩紀事作狄歸昌李商隱詩又曰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開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窻前覩阿環

九江碑工

七修類稿卷三 辯證類

元祐黨人之碑碑工長安民不肯鐫名於石載於正史九江碑工不肯刻碑者往往於傳記中見人情其不知名何燕泉叙錄亦然也昨觀揮麈錄得之而揮麈錄又無板者因錄出示人九江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魯直題居曰琢玉坊崇寧詔刊元祐黨人碑仲寧對太守曰小人家貧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從其請

三耳

張君房脞說載三耳秀才事謂陰官晉方以事懇上

元夫人不允聞陽世柳慎善文遂追令爲表旣而獲命喜曰子何願對曰欲聰明也乃取一耳置其額額瘻搔出一耳時號三耳秀才又太平廣記載之但易晉方爲唐張審通上元夫人爲太山府君事意俱同予意此特一事而傳寫之訛不然何其事之同耶

七修類藁卷二十六終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

中故不見

乾德

世不生墨花者黑為水色母道也母但陰育於

見宋

畫譜

古有墨竹墨梅而無墨花墨花始自北宋汴人尹白

墨花

辯證類

七修類稿卷二十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

中故不見

乾德

世不生墨花者黑為水色母道也母但陰育於

見宋

畫譜

古有墨竹墨梅而無墨花墨花始自北宋汴人尹白

墨花

辯證類

七修類稿卷二十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

中故不見

乾德

世不生墨花者黑為水色母道也母但陰育於

旁贊諛不已盧多遜曰僞蜀曾有此號帝大驚遽令
檢視果然予意宋祖既知卽當改也夫何至四年之
冬見鏡有乾德四年鑄字復驚以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其健忘
蜀少主之號遂又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何其健忘
或者一事而誤記之耶歸田錄又以竇儀爲陶穀

皮弦

嘗聞開元中有賀懷智善琵琶以石爲槽以鷓鴣筋
作弦用鈇撥彈之至今傳以爲異不知宋仁宗時杜
彬又過於賀以皮爲弦促節清音響徹林大故歐陽
有詩憶曰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
彬死世莫傳夫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漸近自然
也皮去雞筋尤遠而能獨步巧思亦何所致也宜其
未有而來歐公之憶也近時有能反手彈者皆以爲
異噫亦陋矣

安南非交趾

安南一地諸書以爲卽漢儋耳珠厓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日南九真所謂南越也按一統志九郡已
屬廣東瓊崖等州今尙自有一國安南當自是一地

矣但不知自漢至隋或稱交州或稱交趾至唐方改
為安南都護府宋復稱交趾豈非因郡有交趾縣而
然耶抑古有其名而然耶故宋後諸書載夷國姓名
皆言交趾然按太史公曰南至交趾日月所照莫不
抵屬言南極也又王制云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
火食者也獨蠻記亦然山海經曰交脛以國人交脛
故也郭璞曰脚脛曲戾相交故謂之交趾今據安南
乃漢唐郡縣其人百骸飲食與華無異唐姜公輔實
愛州所生何嘗有交脛等說此必非古所謂交趾明

矣或傳安南有播流山環數百里皆如鏡圍不可攀
躋中有土田惟一竅可入而嘗目塞之人物古惟不
與外人通疑此或謂古交趾又不可知書此以俟後

考

其國興廢
見天地類

蠟梅

蠟梅原名黃梅故王安國熙寧間尙咏黃梅詩至元
祐中蘇黃以其色酷似蜜脾故命為蠟梅而范石湖
梅譜又云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而香又近之故
云梅八譜若近以附子為鸚鵡菊亦以葉硬似菊而

花又同時也

世有三元三官天地水府之說此理也蓋天氣土生木爲生候地氣主成金爲成候水氣主化水爲化候其用司於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元大也兩間之用孰大於此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

西江月詞

程學士敏政哀輯宋遺民錄一書末卷辯宋瀛國公

之事亦旣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輟耕錄西江月詞尙未解明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甕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爲真武之降筆程以爲劉秉忠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爲瀛國公時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我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一年之數是知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龍蛇繼馬是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卽位

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古月一
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當初指望甕生涯此寧
宗之后甕吉刺氏不立己子而取順帝是無生涯矣
程註云元主皆娶甕吉刺氏為后而此云指望
甕生涯蓋陰寓順帝非甕吉刺氏所出之意也予考
之元惟七主娶弘吉刺氏餘皆他姓且弘吉非甕吉
不知程何所據今姑依之以解死在西江月下獨言
順帝北殂於應昌粹取西江寺梁為棺之驗耳胡不
通解而註一句又似非是今補之而瀛國公之事明
矣

甜酒灰酒

三山老人語錄言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人生幾何
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一尊春酒甘若飴文
人此樂無人知為證予則以為非好甜酒此言比酒
如蜜之好喫耳子美退之善飲者也豈好甜酒耶古
人止言醇醪非甜也故樂天詩云量大厭甜酒才高
笑小詩是矣又嘗見一詩云古人好灰酒引陸魯望
酒滴灰香似去年子則以為灰酒甚不堪人亦未
然也且陸詩上句曰小爐低幌還遮掩意連屬來似酒

滴於爐中有灰香耳然題乃初冬之絕句又似之昨
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南容太守王元遂以白酒
之和者紅酒之勁者相合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飲
之風味頓奇遂有長篇曰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厨玉
友專甘醇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枊中平等分更憑
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一家春據此果是用灰又不
特用乾灰乃石灰耳予以二酒相和味且不正兼之
石灰苦烈何好之有羅王相飲以爲風味頓奇或者
二人之性自偏也陸飲灰酒或亦性之使然耶

蘇小小考

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塘名娼一南齊人郭茂倩所編
樂府解題下已註明矣故古辭有蘇小小歌及白樂
天劉夢得詩稱之者春渚紀聞所載司馬才仲事並
是南齊之蘇小小也一是宋人乃見於武林紀事其
書無刻板其事隱微今錄以明之蘇小小錢塘名娼
也容色俊麗頗工詩詞其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
敏相與甚洽欸遇二年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
篤于業遂棲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

籍不能偕行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
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命送盼
奴爲言盼奴有妹小小俊秀善吟可謀致之佳偶也
院判如言至錢塘有宗人爲錢塘倅托召盼奴領其
物倅爲召之有蒼頭至云盼奴於一月前已抱病歿
小小亦爲於潛縣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出詰
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一百疋何以償之小小回
覆此亡姊盼奴之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
恩盼奴在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語婉順因問汝

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姊盼奴
周給後中科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而
卒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卷
外有伊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小自謂不識院判
何人乃拆書惟一詩曰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
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
然倅令和之辭不能倅強之責以官絹罪名不得已
和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
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大喜盡以所寄與之力

十修美身卷二十七
爲作主命小小歸院判與偕老焉據此曰太學曰錢塘詩曰還似大蘇無則可知矣又有元遺山所作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詞旣說鶯鶯燕燕之後此蓋是趙司戶小小也今人止知是蘇小小不知是何時人輟耕旣備載數事辯以爲南齊人矣又不知有宋蘇小小故復載虞美人之詞也一本小小又作小娟蓋抄之者之誤

殊不觀所寄之詩若是小娟則音拗矣何不另換一

句况又有虞美人之詞可證泰潛紀聞又載小小之

墓在錢塘縣廨舍之後蓋縣原在錢塘門邊去湖上西陵橋不遠故古辭

有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樹下之句此則南齊小小之

墓必在西湖上西陵橋故油壁車之事俱在湖上若

以托才仲之夢有妾本錢塘江上住之句卽云在江

于差矣元人張光弼有蘇小小墓詩云香骨沉埋縣

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湖落潮生

更可憐註墳在嘉興縣前今爲民家所占旣曰縣治

又曰西陵亦不知而渾言此必宋小小墳耳何也趙
不敏乃吳人安知不佳嘉興院判既取小小而終老
可知矣此特光弼不知有二而差言子既辨其人復
辨其墓以正輟耕之不足

嘯

嘯說文曰吹聲也詩註曰蹙口而出聲嘯旨曰氣激
於舌而清謂之嘯漢書曰嘯噉也楚歌聲攄此數意
似長吁豁哨之狀悲歌之情而難於形容也故阮籍
曰於聲則未譜今具數事證之可知也漆室之女倚

柱而嘯隣婦曰何嘯之悲也劉越石為胡所圍登樓
長嘯胡騎聞之皆淒然長嘆趙炳乞渡船人不許炳
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世有不知者即以笑為嘯可
笑也

朋友麻

魯齋王文憲公栢嘗議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正
服乃以義起為心喪也又引程子曰當以情之厚薄
處之未有的從後以儀禮有朋友麻三字復求之得
鄭康成曰朋友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

因之攷證諸書定爲白布深衣加總之經帶冠加絲
武謂擬之於衰也又曰勉齋黃先生考之尤詳其書
進之於朝然魯齋所攷止是康成之一言勉齋所定
又未見其書予以孔子嘗答孟武伯曰同寮有相友
之義昔者虢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
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之服朋友之服古
之達理者行之也聖人之言豈非有服之證乎又晦
庵荅孫敬夫曰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又非魯
齋之議之證乎

放光石

峨嵋匡廬五臺山皆有放光石清晨映日而有光五
色自下而上有佛廟在上者則僧人以爲佛光旣是
佛光何待日而方明非日則不明其不神可知矣是
知其山之石蘊于土者皆放光之石也嘗有人掘其
石置諸日中有五色光非日石則不明也此陰氣負
陽面光彩自絢亦山川靈氣也若竒恠類中所記皆
自空中所現又非是石也峨嵋志中已載此石矣但
前一段論山川有光處又不明言此石尚疑惑也

噫子蠻子

北人重厚體壯實而大謂有台輔之相尊美之稱北音呼台爲噫故曰噫子典午之世之言也南人相貌鄙薄體輕浮其皆類乎廝役故稱奴婢爲蠻子自夏商之世已言之

上元張燈諸書皆以爲沿漢祀太乙自昏到明今其遺事容齋三筆旣辯史記無此文尚未得其實事物紀原又引僧史略以西域十二月三十乃漢正月望

日彼地謂之大神變故漢明令燒燈表佛今乃遺事夫事旣無據時日尤非不足信也春明退朝錄以爲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山燈詩以爲起自南朝予以此雖燈作未知何時之燈之咏也不若顯顯唐書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請然千燈因弛門禁帝御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繼而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則是始於睿宗成於玄宗無疑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宇乂安令開

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
三易十八者聞太祖初建南都盛爲綵樓招徠天下
富商以實國本元宵放燈多至十餘日後約中定今
五日耳

張三影子野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也高齋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斷
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以句
工而人目爲張三影也后山詩話又改後二影謂簾
幕捲花影墮絮輕無影人皆不知何以不同不知初

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蓋能道心中事眼中
景意中人也公曰我張三影也遂舉后山者言之但
原辭尙多數字因詞也後高齋因子野有前詩三影
者亦佳遂著之二收較之似不如公自舉者又見石
林詩話云子野能文章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年八
十餘猶蓄聲妓東坡有聞其買妾時八十五詩以戲
之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鬢眉蒼詩人老去鶯
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
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全篇用

張姓故事乃戲言耳若歐陽公誌墓之子野乃博州人偶然同時同名同字也故誌之所言迥不與三影爲人同也前乃天聖八年進士後乃天聖三年進士

毀碑營塔

元楊璉真伽胡僧禿賊也毀碑刻以爲浮圖萬世唾罵殊不知宋天聖中有姜遵守永興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磚甃爲浮圖此中國讀儒書者也不知其心何見此尤可恠於胡僧也

宦官娶妻養義子義壻

元順帝時中官趙伯顏不花乃擒契丹之士時年已踰三十妻子具矣憐其才而止刑其勢爲閹人命爲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妻乃與之共處然唐李輔國特娶元擢女漢曹騰有養子曹嵩而秦趙高有養義女贊其壻閻樂閻樂後弒二世是中官之有妻壻并養子養女始自四人焉後皆效之亦陋矣治世所無也

陰火

予一夕見地中有如燭煤者數十以火視之乃日間

所食海蝦殼也異之莫得其理又嘗聞東坡遊金山寺二鼓見江心炬火燭天棲鳥皆驚故有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之句後聞習海事者鹹水夜動則有光影響於前二事亦未深得也昨讀王子年拾遺記云南海之上有浮玉山即金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乃陰火也始知東坡亦欠讀書窮格而蝦殼豈非海水之餘氣乎

方頭

今人言不通時宜而無顧忌者曰方頭舊見輟耕錄引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今讀陸魯望苦雨之詩又曰有頭強方心強直撐拄頽風不量力觀二詩之意方頭亦為好稱若以為惡語是末世之人論也

歷代尺數

禮記以手布為尺淮南子以十二粟為一寸說苑以一粟為一分其源之來也莫適從玉海諸書俱起自周尺為主以較各代之數豈非以制度至周而備耶殊不思大禹聲律身度所制十寸為尺理之必然况

諸書又同此國朝之所尚焉若周制既短書各異言
今則起自夏代未備者考以補之不同者遂註於下
然其文姑依其舊比周幾何也蓋長短之數以夏較
周可以意會否則布算少差相去遠矣

夏十寸為尺

通鑑外紀十二寸為尺
蔡邕獨斷九寸為尺

商周八寸為尺

外紀獨斷皆同但鄭註猶以十寸為尺而通考謂之未詳姑依諸書

秦比周七寸四分

漢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

銅尺與周同三國吳蜀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毫

後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寸

一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山父玉

尺

世說田父於野中得周時玉尺

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後晉比

周一尺六分二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

尺比周一尺二分陳尺同後晉東魏比周一尺五寸

八毫後周玉尺比周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市尺與後

魏後尺同隋開皇官尺同上

後周市尺開皇官尺皆鐵尺也

萬寶常

所造水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

以前多銅為之至此川木

尺與古玉尺同

貞觀中武延秀為太常卿以為奇瓠

之五

耳開元尺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五代世

短多相因襲志亦無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宋璟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胡瑗樂書黍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五分已上宋之三尺出二器圖義諸書皆泛論似當時未有一定之制元尺傳聞至大志無考焉

正音註差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不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君從何處來此賀知章詩也註曰衰字出四支韻殊不知此詩乃用古韻來字有讀為釐字者若

楚辭山鬼篇天路險難兮獨後來音釐回字與危為同

協皆四支韻之詩也註者不知反以為灰字韻者差用衰字且吳才老韻補辯明十灰古通於四支可知矣若今人不知韓文此日足可惜皆是古韻以為跳用各韻悞矣故才老嘗曰元和聖德詩與此日足可惜詩俱用一韻

名號甫

漢書高帝紀曰為謁爰盎傳曰上謁顏師古註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上謁

若今通名也據此則爲謁似今脚色手本而上謁似
今之拜帖矣及見刊誤亦以上謁爲投刺予意師古
李涪皆以已意註之蓋謁字之義告也白也請見也
數訓而已况古無文刺惟書竹簡故陳時虞荔尙云
未有版刺無客拜謁何得以謁便可謂投刺耶但紫
微雜記中載彌衡題名於紙投刺公侯此則可爲投
刺之始也圖書古未有別號軒亭之名自唐李泌端
居室始表德用甫字者起自荆公當時附勢者多效
之故有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圈之說然甫字亦止

用於字內後人於字之下復用一甫字或換寫作父
字其義固通但亦是畫蛇添足之誚云

兩頭蛇

世言有見兩頭蛇者必死自叔敖理後不聞有見之
者弘治間餘杭方萬初過新嶺因倦少憇樹下見蚯
蚓白頸者長尺餘蛻于路左須臾車出兩頭蛇蜿蜒
而去竟亦無恙余聞之往來胷中謂古人之所言果
妄耶抑方之所見非此蛇耶遂考本草白頸蚯蚓止
言最毒不云能化蛇及考兩頭蛇下云大如指一頭

無口目兩頭俱能進退出會稽乃越王弓弦所化又見嶺表志以爲嶺外常有之言形狀進退與本草同愈疑以爲果如三書所云則見而死者亦多何又未之聞耶且無蚯蚓化之說後讀宋張文潛所著明道雜志方知所以志云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如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者不過如大蚯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觀此則二書所言皆山蚓也正方之所見者也但弓弦進退之說乃妄耳若真

兩頭蛇自是怪物或世所無有則見之者必亦怪矣

巾幘冠帽

近世士夫私居多用巾易帽以爲古雅而貧賤者則以易辨亦皆戴巾以爲可笑不知古者士夫冠庶人巾也按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漢書曰卑賤者所服傅子曰古賤者服也故曰庖人綠巾士人戴之起於漢末若郭林宗折角巾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晉輕浮則有接離漉酒之稱矣蔡邕獨斷曰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故王莽頭禿乃施巾

時人云王莽禿幘施屋是皆包巾故方言覆髻謂之幘也然六經之中止言冠如虞人以皮冠野老以黃冠漢高祖紀曰帝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又有通天進賢方山等稱今人戴冠而不復加以巾人反爲褻此尤可笑也但古冠皆如今之獬豸忠靖之流非道士之冠耳若夫帽則上古衣毛帽皮則帽名之始後世雜戴私居服也元則胡人專尚之中國之人多戴大帽大帽亦羗人服也至用絲羅馬尾則又近代之易

牛羊眠東北道主

世人皆知陶侃葬母之地乃老人所指牛眠處也而不知羊眠者乃章得象母陳氏嘗活建州一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羊眠處鷓鴣啼章家墳是也又世人止知東道主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之言鄭在秦東故也不知有北道主云出光武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又唐鄭餘慶爲嶺南節度與羅讓善鄭還朝薦讓讓至謁鄭鄭指語座客此吾南道主人

